第十一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眷 村

郑 渊

(建筑工程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 2009 级)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柴静访谈

—

张老三每天都要端着那条经历了绵延的炮火从遥远的家乡带来的小板凳坐在巷子口，风雨无阻地望着那个固定的方向，四十多年了，他脸上的褶子里历历地记录着眷村几代人繁荣和颓圮。其间，他总是想着回大陆，甚至曾经想过直接游到金门，但是如果被蒋经国抓住，那死刑总是免不了的了，给你定一个叛国通敌罪，就把你送上了断头台。

可张老三实在太想念家乡的又红又大的柿子了，那甜香的滋味就像深深刻进他的骨头里一样，每想一次那种莫名的酸涩就从根根骨节中钻出来，恨不得把他的眼睛鼻子都酸出水来。更何况他不是一早就叛了国了吗，他想。当初逃到台湾，现在在眷村，家不家，国不国，人不人，连香了他几十年甜腻腻的柿子都变得酸酸苦苦的，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个罪了。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张老三开始苦练游泳，可那条横亘

在两岸之间的海峡从来都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反而日复一日地嘲笑着他笨拙而愚蠢的执念。终于，张老三再也游不动了，当他意识到游回金门就要化为泡影的时候，他端着板凳，慢慢地扶着墙坐在迟暮的斜阳里，泪水在臂弯里蜿蜒开来。

邻居家的王嫂牵着儿子路过他单薄的背影，王小虎对他妈说：“老三伯伯一个人真可怜。”

王嫂横了儿子一眼：“小孩子家家，懂个屁！你爸不可怜！你妈我不可怜！”说完又恹恹地看了看张老三，嘀咕道：“作死哦，多少年了劝他娶一房老婆也不肯，活该憋出毛病。”

王小虎还是呆呆地望着张老三的背，问他妈：“妈，你们那时候为什么要来台湾？”

王嫂一愣，回过神来掐了儿子的脸一记，低低得骂了几句小兔崽子，拖着儿子拐进自家黑黢黢的屋子。

二

日子就在眷村人嘈杂的脚步声中飞走了，被风一吹，空落落的响。

张老三听说两岸可以通信了，他浑浊的眼里好像回光返照似的有闪出了些许星光。他开始写信回家，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他写村口那棵年老的槐树，从前一到夏天傍晚，村里人总该端着饭碗聚在树下聊一聊王婶又生了一个胖小子李家老二要娶媳妇这样的事，直到天黑了被蚊子叮得满腿的包才肯意兴阑珊地散去。他还写母亲的风湿腿，如果在台湾只要去外国医生那里开几粒白色的小药丸就能治好了再也不用在每次发病的时候爬十几里山路到隔壁村的江郎中那扎针。当然，还有他青梅竹马的秋菊，这几十年怕是早就嫁人了吧，

当年被抓去当兵的时候要她等他回去娶她，那清清白白的身子要是真等了他几十年才是真的犯傻。写完了信，他拿给隔壁的老王看，老王读过书，是知识分子，识的字多，若是他写错了，老王还能给改改。老王一字一句地看完纸上歪歪扭扭的字迹之后，颤抖着双手把信纸整整齐齐地叠好，装进信封里对他说：“挺好的，写得真好。”张老三笑眯眯地揣着信离开后，老王勉强扯起来的嘴角终于不堪重负的垮了下来，他张着干瘪的嘴无声的啜泣起来，手死死地按着眼睛就是按不住从指缝中渗出的老泪。

于是张老三开始忙碌起来，清早就踏上门口的石板路赶到镇上的小邮局寄信，他也等不及回信，就这样一封接着一封地写，一封接着一封地寄，像是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思念一股脑得全倒出来。张老三还不止一次的眯着眼睛透过邮筒的那条窄窄的缝往里面望，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就像那条通往大陆的路，又黑又长，看也看不到头。张老三问：“这信多久能寄得到呢？”“大陆这么远，谁知道呐，个把月吧。”穿着墨绿色工作服的小姑娘把玩这自己的发尾，头也不抬地回答他。张老三开始像等待出嫁的小媳妇似的掐着手指算着日子。娘应该收到信了吧，他想，她应该会拿给识字的陈秀才看，想当年自己的字还是陈秀才教的，这好几十年没摸过笔了不知道写得工不工整，陈秀才看不看得懂。他怀着这样一种忐忑又兴奋的心情把自己门口的邮箱仔仔细细地重新粉刷了一遍，看着锃光瓦亮的邮箱，他又开始数着回信的日子，眼看着时光在邮递员的车轱辘里头也不回地向前开去，张老三还是一天天眼巴巴地等，他想这信寄得可真是慢呢。

大半年又过去了，他眼见着邮递员的脚踏车换成了一辆

破摩托，也没等到那封盛满自己所有心绪的家书。

当那辆摩托又像喘着粗气的狗突突地驶过他家门口时，张老三终于忍不住了，死死地拖着摩托车的后座，一把抢过邮递员身上斜挎着的墨绿色邮包，红着眼睛在里面翻找，“一定是你藏了我的信，”他呢喃道，“你为什么要藏我的信呢？”

邻居们都围了上来，邮递员被整成一大红脸，一个劲地赔小心：“三伯，我怎么会拿您的信，这个真没有。”

翻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抬起眼，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不服输的昂着脑袋，梗着脖子骂道：“妈了个巴子的国民党！敢扣老子的信！蒋光榔头骗了老子一辈子，现在这群猪猡还敢出尔反尔，有本事就一枪崩了老子！”

邻居们见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愿意说出彼此心照不宣的那个答案，隔壁老王只好拉着张老三的胳膊，安慰道：“老三啊，你再仔细想想是不是地址写错了呀。”

张老三眼睛红得好像要渗出血来，“怎么会怎么会啊，”他说，“我天天晚上都要念着那串门牌号才能睡得着，这念了几十年了啊。”

邻居们又面面相觑，大概还是孩子胆子大点，王小虎探头探脑瓮声瓮气地说：“老三伯伯，我妈说你也没娶房老婆，也没个娃，怕是您大陆家里早就没人了吧。”

张老三像是后脑吃了一记闷棍，一手捂着头，脸上的褶子痛苦地皱成一团，噤了声。

三

张老三本能地排斥着那个盘桓在心底的可怕念头，依旧每天擦着门口那个他宝贝得要命的邮箱，信终是没等到，却

意外地等来了两岸通航。

一听到这个消息，张老三几乎是要跳起来，一个快作古的老头，竟然第一次像一个孩子一样兴奋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他几乎把家里能带走的东西都收拾起来了，他想，终于要回家了，这一去可一定是不会再回台湾了，就是死也要死在大陆。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订好了船票，用微薄的退休金在西医的诊所里买了一盒风湿药片，还特意跑到城里的大杂货店里买了一瓶花露水。花露水是要给秋菊的。秋菊总是羡慕大城市里的女人每天都涂花露水，听说只要抹一小滴在脖子上，连蝴蝶蜜蜂闻了都能醉的。那个时候被抓去上海当兵，他抓着秋菊的手凑到鼻子上可劲地闻，“别怕，等我，”他说，“下回我回来就能给你买花露水了，让我的秋菊一年四季都开得香香的。”

秋菊抽出手，啐了他一口：“呸！害不害臊，我香不香，你管不着！”农家姑娘的脸上在夕阳的余晖里染上了一层红晕，眼里含着一往情深的雾气。她又掏出两个又红又大的柿子递了上去，一滴，两滴泪水终于忍不住打在手背上，像平静的湖面上突然掷下一朵朵白花。“我等你。”她说。她梳着一条麻花辫，藏青色的粗布衣裳，领子上绣着一朵黄色的菊花，就这么站着，倒是站成了张老三心中永恒的风景。

张老三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像是被秋菊柔软的辫子扫过一样，痒痒麻麻的。他摸着花露水瓶身上淡淡的纹路，心想，秋菊会嫁给谁呢，她这样一个好姑娘一定过得很幸福。可一想到女人的幸福再也和他没有关系的时候，他难过得简直要哭出来，“回去绝对不会去打听她的消息，”他对着那个精致的瓶子喃喃说道，“绝对不去的。”

四

村口的槐树早已不见了踪影，连同他对整个村子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翻新过的二层小楼房和村里早已四通八达的石子路。他像是一个从儿时的记忆里穿越回来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疏离感，那种似曾相识的陌生简直让他手足无措，唯一与他有联系的只有后山那方矮矮的坟。

坟头早已是杂草丛生，也没有墓碑，满眼都是无人问津的萧索。他用手一根一根地拔着坟头上顽固的杂草，又不敢拔得太快，这草像是长在他的心尖，每拔一根，他的心都被揪得一阵抽搐，心头快疼出血来。他听说他娘是死在村口的树下的。自他走后，老太太几乎是每天都盼着他能回来，后来耳朵不行了，就索性眼巴巴地靠在村口树下定定地等。这一年一年村里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儿子回家定是不认识的，她要领着儿子回家啊。就这样在某个仲夏的下午，她叨念着“三儿，三儿”得在树下眯着眼睛打盹，可这一个午觉睡得太沉，一睡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村长跟他说，他娘死得时候已经八十好几了，病了这么多年，去了也是好事，叫他别太伤心。可他怎么能不伤心呢，拖着顽疾熬了这么多年，迟迟不肯散手，就是要等儿子回来见上一面吧，他想，他娘究竟是到死也没有达成心愿。

村长把他收留在张家原来的老房子里，房子已经一点也看不出当年的纹路，铺上了水泥地，下雨天倒是再也不会泛潮了，重新粉刷过的白墙上歪歪斜斜得躺着一些铅笔的痕迹。

“我孙子就是喜欢在墙上乱涂乱画，”村长满脸堆着笑讨好他，“老三，其实我儿子娶了媳妇之后我跟老太婆就搬这屋

住了，也没想你还能回来，你在这想住多久住多久，大不了我搬儿子那去。”说完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像是要补偿这十年对他们家的亏欠。

“哦，对了，我儿媳妇就是秋菊的女儿，你走了之后，她嫁了隔壁村的李四，日子过得挺好的。”

想起那双熟悉的眉眼，张老三讷讷地说：“蛮好，蛮好的。”他多么想在问些什么。可是他又能问些什么呢？

炕是早就没有了，张老三躺在席梦思床上，没头没绪地做梦。他梦见自己坐着一艘大船在海上漂流，大船摇摆不定，他抱着膝盖坐在船上，冰冷的海水摇曳着粼粼波光，显得扑朔迷离。海风吹打在他脸上带着咸咸的味道。他感到十分疲乏，这时云层突然朝他涌来，一会儿狂风大作，整个海面像是沸腾了一样，面目狰狞地把他吞没。

张老三被这样的梦惊醒，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他盯着阁楼顶上的瓦片陷入了茫然和惶恐之中。回来干什么呢，他好像再也找不到日夜思念的根源，走来竟似是一场梦。想起过去在村里的年年月月，他的心里一阵发酸，到底我的家在哪里，这样的念头烫得他心口隐隐作痛。

五

张老三终于准备启程回台湾，那一天，村长带着几乎全村的人来为他送行，他看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脸，只是惨然一笑，他想，这回可真是走了。

回到眷村的时候天还没亮，时值九月，酷暑还未退去，空气中弥漫着炊烟的清香，早起的女人趿着拖鞋看着锅里冒泡的稀饭，张老三匆匆地跟街坊邻居一一打了个照面。老王

问他：“你怎么回来了？”“找不到家了。”他答。说话的时候一阵风吹过，簌簌响。

晚上一场雨过后，秋天终于朝着更深的方向迈进。张老三躺在床上，眼泪又止不住流下来，窗外是清冷的月光，有稀疏的虫鸣。他起身从衬衣的贴身口袋里诚惶诚恐地拿出一个用红纸包得服服帖帖的小纸盒，那是村长媳妇在送行的时候塞给他的，说是她娘交代的。张老三轻轻地揭开那层红纸，像是在掀秋菊的大红盖头，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撮乌黑的头发和一抔黄土。他颤抖着把头发放进自己的枕头里，又把土分了一点倒进茶壶里，取了两片安眠药兑水服下，安然睡去。

梦里，有他的故乡和他心爱的姑娘。